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吃得虧

為人須當忍讓，處世總要吃虧。不惹災禍不乖危，鬼神皆護佑，富貴錦衣歸。王德厚居山東濟南之大河壩，家富好氣，性烈如火。娶妻徐蘅香，係大家人女，才貌雙全，見夫性剛，時常諫勸。德厚面從心違，事到頭來便忍不住，蘅香憂慮不已。

一日，僱工車水，其堰與胡二痞子均占。胡本無恥之徒，見事生方，有人打罵，便倒地耍痞。他那邊岸高，水車得慢，見王多車，便要橫亂罵，不准王車。僱工答言，遂將僱工飽打，又把水車打爛。僱工回家告主，正逢德厚酒醉晝寢，蘅香再三勸住，莫告丈夫，說他氣急，恐惹禍事。僱工曰：「未必我們白挨一頓打，就算了嗎？」蘅香曰：「你們吃了虧，今夜稿勞，與你補虛。」僱工曰：「我就不講，未必你水路都不要了？」蘅香曰：「事宜緩圖，他又焉能爭去？」忽門外二痞子大罵而來，連先人都呌了。蘅香忙出問曰：「胡二爺，為啥事發怒？」胡曰：「你僱工爭我堰水，還將我飽打一頓，那我不依你的！」蘅香曰：「胡二爺是大量之人，萬人頭上一枝花，我僱工愚蠢，不知事務，胡二爺耐煩些哦。」胡曰：「我被你僱工毒打就算了嗎？那是不得下台的！」蘅香曰：「胡二爺是為萬事的人，怎與小人計較？又道是『大人不記小人過』，千萬要看我面，把他忍饒。」胡曰：「要我恕他，除非喊他出來，拿我打一頓，還要跟我陪禮！」蘅香曰：「他們下人，莫打壞胡二爺的手，不如我跟你陪罪。」即上前道個萬福，把二痞子處得發不出氣，便曰：「是王大娘這樣賢淑，又有啥事不了？只是便宜了那個狗頭！」大罵而去。

且說王德厚有個老庚，姓陳，因他身材高大，人呼陳大漢，性亦剛烈，好打不平。是日在外看牛，見二痞子打爛水車，心想要來幫打，又見罵到王家，就磨拳搓掌，恨不得把二痞子吞了。及見庚嫂與他說好話陪罪，遂大怒曰：「有這樣不增氣的婆娘！我老庚一世威名被他喪盡！若是我的婆娘，定要將他打死！我偏不信這樣惡人，要去闖他一闖！」於是把牛牽到胡二土內，踏其高梁。二痞子大吼而來，口說拉牛。陳架起勢子，候胡近身，一捶打個朝天，那知正合式，撞著尖角石上，腦漿迸流，口張腳彈而死。鬍子趕到，將陳拉住，投鳴保甲，捆綁送官。官來勘驗，是拳打跌斃，回衙即將陳丟卡，陳此時悔恨已無及矣。

再說王德厚聞知陳在卡中，念念不平，時時歎惜，遂對妻言曰：「我老庚不知撞著啥鬼，去惹胡痞子，弄得遭凶坐卡，不知他悔也不悔？」蘅香曰：「夫君若遇此事如何處置？」德厚曰：「他是無恥之徒，不惹他就是了。」蘅香曰：「你不惹他，他要惹你，設若牽牛吃你糧食，你又如何？」德厚曰：「牽牛進土，故意踐踏，欺人過分，與他一捶！」蘅香曰：「如此說來，還是與老庚一樣，真是責人則明，責己則暗了。」德厚曰：「我那些不明？」蘅香曰：「他原是替你受禍，你還不知嗎？」德厚曰：「亂講，他打死人，怎說替我受禍去了？」蘅香曰：「只因不息無明火，致使遭禍後悔遲！」

聽夫說話如夢裡，好似床上睡昏迷。

只責他人不忍氣，那知自家氣更急。

此禍原出你家地，是妻暗暗來轉移。

「怎說是我之禍？你又如何轉移法咧？」

那日車水遇二痞，行兇霸道把人欺。

打爛車子不遂意，還將僱工打破皮。

僱工回家來告你，遇你酒醉睡癡迷。

我用好言去寬慰，教他切莫告主知。

胡二門外就鬧起，呌了先人又呌爹。

妻忙出外去陪禮，再三勸解才了息。

「你怎不告我，豈由他罵嗎？可惜未打倒他！」

看你開腔就使氣，若知此事豈能依？

一言不合就打起，此命豈不是你斃！

老庚欲替你出氣，故意牽牛把土蹊。

所以惹禍丟卡裡，因此你才得安逸。

「原來是如此的！幸喜妻會調停，不然這個命案落在我身上，駭煞我也！」

夫君素來明道理，也知氣是害人的。

趕緊忍耐把心洗，按住無明火莫提。

不信且把老庚比，無故遭冤何患於。

第一挨打還受氣，第二坐卡受慘淒。

三使銀錢敗田地，四拋兒女與丟妻。

臭蟲蟲子滿身體，受盡私刑不敢啼。

丁封一到苦無比，綁在殺場哭啼啼。

紅光一冒身首異，死作凶魂莫皈依。

這是好氣人結底，早思苦況耐煩些。

夫君而今家富美，應宜作善保福基。

常言惡人天不喜，人善人欺天不欺。

從今勸夫要忍氣，莫到臨危後悔遲。

蘅香勸得德厚天良發現，乃曰：「賢妻之言實如藥石，但為夫一見不平就忍不住，這又打個啥子主意？」蘅香曰：「古人器皿皆刻銘言，無非觸目警心之意。何不將刀槍棍棒、器具門壁概書『忍』字，以便臨時見『忍』思忍，則無不忍矣。」德厚喜諾，凡一切應用之物與當道之門壁皆書「忍」字於上。

一日，其妹歸寧，德厚趕場去了。蘅香與妹素來極睦，其妹忽把嫂嫂衣服首飾翻出，強嫂穿戴，笑曰：「嫂嫂好個人材！真是杏臉桃腮。為妹若是男子，定要與你同偕。」說得高興，又將哥哥衣帽拿來自己穿戴，問曰：「嫂嫂視我如何？」嫂曰：「妹妹舉動斯文，儼然是個書生，嫂若嫁此男子，也不枉自一生。」妹曰：「嫂嫂既然見愛，何不神前一拜，結就來世姻緣，好不風流自在。」嫂曰：「妹妹想得稀奇，來占為嫂便宜，做事如同兒戲，虧你厚得臉皮。」其妹不由分說，拉到神前就拜，又辦些酒菜姑嫂共飲，吃得歡喜，不覺帶醉攜手共臥。這德厚趕場，無事早歸，進房見妻與一男子共枕而睡，心中大怒，尋刀來殺，見了「忍」字，罵曰：「你這賤人！總教我忍，你做這事叫我怎忍？」於是將刀把在地上一頓，「哼」了一聲，其妹驚醒起來，曰：「哥哥，幾時回來的？」德厚輕輕把刀放下，曰：「以此看來，最善是忍，不特別的事事當忍，就是婆娘偷人，也要把氣來忍。」從此真心忍耐，再不使氣。次年生一子，心想取名要不同別人才好，遂名王囚。妻曰：「多少美名，如何取個『囚』字？」德厚曰：「人在口中，免得出外惹事，此不妙之妙，乃為至妙。」

卻說王德厚雖已真心想忍，誰知尚未自然，無意之間，不免爭勝。一日，在族中吃酒，與友下棋，因爭勝負，其友大言傷人，說得德厚火冒，一棋盤（打）去，即時打死。德厚自去投審，官問情由，即丟卡中。蘅香帶銀背子去看，夫妻抱頭大哭，即囑王囚曰：「我兒子子孫當學吃虧，能吃虧者方是孝子。」蘅香拿銀圓倉，哭泣而出。是夜，德厚吞金而死。蘅香領屍回家，祭奠安

埋，從此守節撫孤。

這王囚生來誠實，聽講聽教，應諾無違。方五歲時，溝上唱戲，王囚稟母去看。母曰：「兒去看戲，須要早回，切莫簽翻。」王囚看罷而歸，母問是何戲名，囚曰：「不知，但見白面者進，花臉者出，打罵跳舞而已。只有開頭一人，戴個假臉，走一步響聲鑼，『吃兜吃兜』的到還好聽，不知是啥東西。」母曰：「此是加官打的鑼聲，叫做『吃得虧』，言人要吃得虧，方能加官進爵之意。」囚曰：「虧要如何吃法？」其母見問，兩眼流淚曰：「提起吃虧事，叫人淚滿腮，我兒坐著聽，為娘慢慢道來：

見姣兒提起吃虧話，待為娘從頭說根芽。
因兒父好氣逞豪霸，惹著他惡得要起霞。
為車水胡二把痞耍，娘好言認錯勸回家。
你庚父不服偏去惹，將二痞一命喪黃沙。
眾鄰里送官丟監卡，此場禍是娘移與他。
兒的父鑒此心害怕，娘與他想個好方法。
器具上都把『忍』字寫，使觸目警心免氣發。
及生兒你父氣復大，因下棋將人來打殺。
兒的父自去投監卡，娘携兒進城去看爺。
兒的父一見咽喉啞，抱姣兒哭得淚巴紗。
吩咐兒吃虧一句話，吃得虧才算孝順娃。
他那夜吞金歸泉下，娘將言緊記而不差。
兒至今年紀漸漸大，當把這吃虧來效法。
凡百事到頭想一下，切不可損人利自家。
人罵你不必把臉誦，人打你手莫去還他。
遇惡人和顏來交駕，遇好人親近莫嘻嘎。
銀子錢得失不算啥，有與無切勿把心邪。
收賬目莫把人欺壓，放銀錢莫把大利加。
遇強盜放了莫去打，遇爭痞你就讓他拿。
有銀錢急宜濟貧乏，行方便捨藥又施茶。
解紛爭人人都尊迓，富與貴謙遜莫矜誇。
吃得虧此寶真無價，能體貼一世樂無涯。
到後來財多福也大，子而孫代代享榮華。」

王囚聽得，緊記心中，凡事都忍讓吃虧。一日放學回家，見對門盧三嫂偷他海椒，王囚想喊，恐負吃虧之言，遂不驚嚇。那知盧三嫂早已看見，恐來捉他，驚駭而去。囚到土內，見背兜中有付耳環，想著吃虧，遂摘背海椒和環送去曰：「我媽命我送點海椒與你。」盧三嫂曰：「我借耳環吃酒，從你土過，摘點海椒，掉了環子，幸喜遇著相公與我送來，倘若失了，丈夫知道定要把我打死。」再三慚謝，從此與王囚看守小菜，人不敢偷。

王囚對門有條小河，無橋，又當大路，來去之人盡脫鞋繫褲而過。王囚與母商量修橋，母曰：「工程甚大，一人怎修得起？」囚曰：「此處貧多富少，不能募化，只要把橋修好，我們就受些緊促也無妨的。」母允，即日興工，餘錢用完，又借二百串方才完工，從此節用減費。那知把橋修起，對門貧戶盡來撿柴，王囚也不驚喊，見了老者還替他砍割，因此撿者日多，竟把山場耗盡。時當六月，方境甚饑，王囚借錢買米，命饑者與他開墾山土，供他口食。日數十人來開，午後喊眾到家吃飯。王囚看守器物，見一石將脫，恐怕傷人，即去勘開，底下有一方石，挖開一看，乃是一窖銀子，急忙蓋著。至晚母子盤回，足有五萬之譜。從此廣行善事，周濟孤貧，方鄰苦人，都來撥借，王囚一一提拔。

是年，其母四旬，王囚接親，酒席豐厚。有盜在後看路，因踏空跌於廚後，僱工拿獲欲打。王囚聞獲盜來看，見其身材魁梧，品貌非俗，想欲放他，恐僱工不服，假問曰：「你像是徐家老表樣，為何不進屋來，在後做啥？」其人會意，曰：「我來吃酒，天黑尋門誤跌在此，被他捉住。」囚去其綁，延之上座，把酒過了，回門歸家，其人尚在。囚喚至暗處問曰：「老表貴姓？」其人曰：「小子曹占魁，原是強盜，蒙你厚恩，所以未去。」囚曰：「我看你相貌堂堂，定知武藝，怎不與皇家出力，而作此小人之事乎？」占魁曰：「小子幼年習得一身武藝，因好氣傷人，逃難在此；意欲吃糧，奈無盤費，故不得已而作盜。」囚曰：「今又何往？」占魁曰：「欲去投軍，承你看顧，欲與你八拜為交，不知你意若何？」囚曰：「既蒙不棄，敢不從命？」於是焚香秉燭，二人結為弟兄，又治酌歡飲，留宴三日，贈銀二百，又送衣服馬匹，占魁拜謝而去。

卻說本境有一孫公瞞，江湖上是個大爺，為人橫暴，結交紅黑，聚賭屠牛，積得有些孽錢，無惡不作，見弱必欺，方境比如狼虎。因在河中捉個烏龜，背現「背時鬼」三字，公瞞曰：「你遇著我真背時！」即煎來吃了。從此時運即低，百事不順，犯案遭火，人亡家敗。嘗求囚濟，並未除手。一日買得一牛，賣主說：「我兒欠下官糧，被差拉去，只要六串錢，若無現錢，拿去另賣。」孫見牛肥有利，來到王家借錢，告以買牛之故。囚曰：「錢到有些，不知我媽鎖了未曾，待我看來。」即告母曰：「孫公瞞借錢殺牛，與之則罪歸於我，不與則結怨於人，如何處置？」母細言曰：「你可如此回覆。」囚大喜，出謂孫曰：「我媽走人戶，把鑰匙帶去了，要明天才回來。」孫曰：「你母在家，何得誑我？此牛有利，我送你十斤牛肉好麼？」囚曰：「當真母未在家，打不開鎖。」孫再三相求，囚再三推卻。

孫大怒，忿恨而去，總想言他，因與同類商量。這王囚疏財仗義，人人歡喜，盡都打破。公瞞無計可施，想：「我有背時鬼跟著，不如送與他，他定背時，與我一樣。」至臘月三十日，束草為人，上寫「背時鬼」，焚香秉燭，跪地祝道：

尊一聲背時鬼聽我稟告，在我家久居住很把駕勞。
弄得我這幾年背時倒灶，凡百事不順遂好似水消。
開個條去想方就把箍爆，是強盜進門去就犯蹊蹺。
人也亡豬也瘟牛也困倒，遭回祿把房屋一火而燒。
開個抽連孩子都估不倒，彎場事婦人家要把我□。
是孽錢歸孽路不留一吊，找上頓無下頓饑餓難熬。
害得我這樣兒你該夠了，你就是跟著我也莫下稍。
今日裡我與你講個相好，具美酒擺刀頭與你犒勞。
有王囚他家富多財多寶，你何不到那去過活終朝？
田也寬土也廣才夠你搞，錢滿櫃銀滿箱任你支消。
跟著他幾百年都有事找，子而孫孫而子切莫輕拋。
你與我在家常受苦惱，何不去到他家快樂逍遙！
況我家是草蓬筋筋弔弔，居他家是瓦房又大又高。
今日裡與尊駕把行錢了，恭喜你到他家無掛無焦。

祝畢，送至王囚門首出行之處。

元旦，王囚出行，僱工見了曰：「今早撞著背時鬼，這才憂人！」囚接口曰：「這是財神菩薩，何得亂講？」即焚香秉燭，擺設酒餚，四禮八拜，迎接到家，居於暗室，安位開光，每日供奉，致敬如賓。出告反面，親愛若長。在家半年，豬廬狗死，牛馬殤亡，傷風病痛，醫藥不離，路斃官非，火盜時現，王囚亦無怨言，越加恭敬。又過半年，其母忽然得病，十分沉重。王囚朝夕服侍，兩目勞腫，其妻怨曰：「都是你弄個背時鬼到家，所以如此。再不開消，這個家當怕要搞盡！」王囚感傷，遂對背時鬼說道：

叫一聲背時鬼好心聽著，聽主人把情理細對你說。

我和你在門外初次會過，即與你迎個風來把頭磕。

接你到我家中安位送坐，日三餐辦酒菜把你供著。

我待你如大賓十分礪賀，我敬你如長上並未刻薄。

你就該要感激保佑於我，人也興財也發一家安樂。

為甚麼暗地裡為殃作禍，有官非和舌音不得煞擱？

遭路斃遭橫事還遭盜火，六畜瘟人口病日不離藥？

幾百事例停我都還小可，使母親病危急肚難容卻。

你也是鬼神類能降福禍，並非是蟻與犬全無知覺。

就是那螻蟻輩尚知因果，救了他中狀元及第聯科。

就是那吃屎的黃犬一個，也知道報主恩看守家屋。

你未必就蠢得這們老火，做些事比蟻犬更加魔訶。

我今日來對你把話說破，且看你悔不悔改不改惡。

倘若是再為殃就莫怪我，定把你告之於五殿森羅！

願陪你到陰司對審功過，我定要送你在阿鼻地獄！

再不然我與你一陣炮火，定將你這霉鬼零刀碎割！

你若是知事的真心悔過，使母親病全愈身體康樂。

我還是不見究留你位座，且看你背時鬼造化如何。

說畢，念恨歸寢，夢見一人衣服襤褸，骨瘦如柴，向王囚面前作揖告罪，說道：

一見主人心帶愧，低下頭來淚雙垂。

因我在生把時背，萬貫家財化成灰。

窮了便把良心昧，傷天害理胡亂為。

總想戩事去弄鬼，好圖飲食把口肥。

誰知越搞越不對，饑餓難堪把命追。

冥王大怒來治罪，拋上刀山坐鐵圍。

罪滿放出為介類，打在河內變烏龜。

公瞞捉我把命廢，冤魂不昧把他隨。

害他背時如霉鬼，他又送我把你陪。

蒙你接我到家內，好酒好菜來恭維。

因我作惡壞脾胃，做事處處把心虧。

總想使人把時背，總想弄人去痾堆。

今聞教訓好失悔，方知從前做事非。

善人我都來倒對，真真枉把鬼皮背。

從今願把你護衛，多立功德把罪陪。

主母原是醫不對，把藥吃錯致病危。

明日我去把醫會，與你請來把脈推。

包你一付病就退，不消再去請二回。

還望主人赦前罪，後來定要奪高魁。

王囚醒來，想夢奇異，口口稱怪。

次早，忽來一人，乃是不遠一個背時先生。囚問何來，先生曰：「今早有人在喊，說尊駕要請看病，因此造府。」王囚大驚，出問家人，都說未請，心知有異。命看母病，果然一劑病鬆，數劑痊癒。復夢鬼說，明年米貴，宜多屯些。王囚周萬銀子各處屯谷。次年天干，饑餓者眾，王囚將谷發糶，以濟貧困，只收本錢，救活甚多。過後又夢鬼說不久洋煙必漲，快多屯些，不可早賣。囚又將銀買煙，方才買齊，煙價陡漲。王囚想賣，不復夢鬼，直漲至三倍，方夢鬼說煙賣得了。囚見背時鬼忽然穿靴戴頂，體胖面白，大異從前，因問曰：「你如今發了跡嗎？」鬼曰：「因你積穀發糶，功德浩大，名注貴籍，以我開端，亦有微功，上帝封為你家鎮宅神。我們陰人為善則飽而肥，作惡則餓而瘦，以故如此。你何不捐監下場，好中高魁？」囚曰：「我雖讀書，未曾做文，怎下得場咧？」鬼曰：「你備卷到文昌宮去，請帝君代作可也。」囚曰：「文有人做，我無功名，如何去得？」鬼曰：「跟你說拿百多銀子捐個京監，包你定中。」王囚賣煙順便捐監，心想夢寐無憑，不以為意。那知夜夜催逼，只得備卷，至文昌宮對神祝道：「弟子下場，不會文章。懇祈帝君，與生幫忙。把文啟記，齊備三場。錄遺在內，弟子沾光。若登金榜，沒世不忘。」祝畢，放卷神座而去。

且說文昌宮側有一窮秀才，功夫極好，因無品德，少人尊學，在此廟教訓蒙童。聞囚祝詞，心想：「天地間那有這樣癡人？想功名想出怪了！」尋卷大笑，戲擬三場及收錄之題，把文做起，謄真放在原處。王囚得文大喜，下場入幃，果符其題，遂中亞魁。窮秀才對王囚說：「文是我做的。」囚謝銀百兩。窮秀才在外場言說，囚是個母舉人。王囚大怒，發憤攻苦。鬼曰：「不必讀書，快去會試，可交白卷。」囚曰：「交白卷豈不被人恥笑？」鬼曰：「你莫管他，快些進京。」王囚遂去會試，果然交了白卷。這收卷官乃才高而為西僚者，見題技癢，默成三藝，得了白卷，心中大喜，謄而薦之，囚遂會進。

及至殿試，囚懼不欲去。鬼曰：「你快去，到石獅子上作文，必有人扶助。」囚進場去，見石獅腰平，將筆硯放下。又來一人，欲在上面作文，王囚不肯，其人只得石獅足上去做。觀記官來把戳蓋了，順以片紙夾卷。囚見是文稿，照此謄錄，得殿探花。那知石獅上原是首相女婿，想中狀元，買通關節，約送文於獅上，因被王囚得去。

首相以囚奪婿功名，心中忿怒，每思陷害。忽浙江象山賊寇交通海賊，合兵破了寧波，勢甚猖獗，告急本章一日三上。首相以王囚無才，欲假手於賊，送他性命，保奏為帥。聖旨下來，王囚駭得哭泣無主。鬼曰：「不要害怕，只管前去，有我保駕。」王囚帶兵至湖州，與賊相遇，不敢出戰。城頭領大隊逼來，如泰山壓下一般。王囚退得原寨而走，賊頭趕來，部下四散，只剩得王囚一人。看看近身，王囚向賊告哀曰：「我王囚被人陷害，帶兵平賊，非出本意，何必逼我太甚？」城頭曰：「既是王囚，不必害怕，有話商量。」囚問賊名，賊頭曰：「我是曹占魁，向年承你厚贈，到邊投軍，出守象山，因岑帥刻減軍糧，眾人鼓噪把他殺了，立我為主，因而造反。久欲報德，不意在此相逢。且問賢弟如何又帶兵到此？」王囚把遇背時鬼得榜名及為帥之由告知，且曰：「哥

哥何以救我？」占魁曰：「我等造反非出本心，欲待招安，與國出力。兄弟若能奏知聖上，赦罪招安，我即反戈剿賊，豈不一舉兩得，大家有功？」王囚喜允，即商量如此如此，海賊可滅，遂各回營。夜半，王囚領兵劫營，占魁在內發作，內外夾攻，海賊大敗，追至巢穴，擒獲巨魁，沿海悉平。

王囚具折奏捷，天子大喜，封曹占魁為歸義侯，王因為定海侯。回京覆命，引曹見駕，天子賜宴，問曰：「卿何以囚名？」王囚奏曰：「是臣先父所取，不欲與人相同，乃囚心之法，警戒之意也。」天子曰：「此名極好。」遂賜號赦之，命占魁出守寧波，王因為省藩台，二人謝恩。王囚與母請旌表誥封，告假還鄉，祭祖宴客。是夜，夢背時鬼告辭曰：「我因保你有功，上帝封我為寧波府城隍，今上任去了。」囚醒，念其保護之恩，安位祀之，然後上任。王因為官清正，後升巡撫，母活九十餘歲而卒。四子俱為顯宦。